笑報

第九十九號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英租界梅白格路天保九如一六五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壹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得勝留聲機公司 大減價廿一天

上海四馬路中望平街東首五百四十七八號

電話中央四五一六

營業部啓

梅蘭芳題簽

菊部叢談

本書為張肖傖先生著

中分四大部份

A 名伶像片 共搜集名伶像片[illegible]生旦淨丑戲裝便裝[illegible]局舊出之[illegible]片亦不及此之[illegible]

B 燕塵菊影錄 本編以生旦淨丑[illegible]其年號略為順序[illegible]近代名伶三百〇三人月旦[illegible]中肯綮

C 歌臺撫舊錄

D 蒨蒨室劇話 以上兩編掇拾歌[illegible]史能道人之所未[illegible]聞遺

凡考證黎園故[illegible]伶歷史均不可不備[illegible]書

全書一冊定價[illegible]實售大洋[illegible]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發行

海上名醫試驗

眞正西藏馬寶出售

青雲閣主人家藏之眞正西藏馬寶曾請上海名醫余伯陶先生試驗歷著神效確能治文武癲狂痰迷心竅猪羊癇風失魂落魄嬉笑怒罵小兒急驚婦人白帶噎膈反胃等症輕者七八分重者四五錢服之異有起死回生之功定價每分四元四分起碼此告代售處上海英大馬路德馨里內義豐廠

梅蘭芳香烟出世

最高尚之國貨

梅蘭芳牌香烟係由高等技師揀選頂上煙葉加工製成雅五印有梅郎倩影置諸案頭不啻與梅郎晤言一室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等紅報紙出售

刻有上等紅報紙出售存數無多欲購從速新申報館狄楚生

中德醫院

愛克司光治療廣告

德人創用愛克司光電療法療治各種重症極著奇效中外爭傳本院誠心濟世添用此法數月之間治愈瘰癧肺癆及各種疑難重症無算因知此法功效固自不凡如有患各種重症者速來就治取費當格外從廉 地址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電話西六百十三號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盛衰關係身體之強弱故研究衛生者首宜保養身體調補氣血自來血為最精補血液妙品本藥房自發行以來治愈精血虛弱者不可勝計見神功久著確非偽藥可比凡男子患面黃肌瘦血弱精虧婦女患產後虛弱小兒先天不足均宜服之

定價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永安公司冬季大減價廿一天

夏曆十一月念四日起

金鼠牌香煙

鼎鼎香烟 厭名金鼠 氣味如蘭 價廉如許 可以思集 可以添趣 日來安鐵 華夷同與

各紙烟號均有出售

日用所需 貨輕易取 有烟以永 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 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 吉光片羽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汪洋醫生

或已經注射未愈或注射後而或願打針或不願打針或須注射一經診察洞見癥結或宜注解決宜服藥者即服藥宜注射德國六〇六且注洋醫生素懷慈善者經濟困難注射六〇六藏收藥本上午西門方浜橋中西醫院午後二時六時在勞合路憶鑫里(慈溪記樓上)公立大同醫院候診

汪洋醫生統治內外各科不論何症均於潰長對術花柳尤別專門手患敏捷鑑病精群凡久梅毒淋劇無論新須病反加可射或不射或急立病者即注已慈善遇至

名滿天下 上海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瘋癱皮膚病毒聖藥

哈蘭士 內服 外搽 六零六

內服的 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瘋痛外發潰爛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的 治梅毒濕瘡瘍腐爛及一切皮膚癬疥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樣盒二角

心心照相館

定價低廉 各界賜顧

地址南京路望平街口

電話中央四七七六

99

全國同胞應注意的五卅烈士公墓舞弊案

如今上海有一樁極大的案件、竟因了各大報記者的溺職、遂致不爲羣衆所注意、其實此事之重要、何嘗不及臨時法院的收回、可恨他們太馬虎、太不肯說話、眼看惡焰熏天、深冤沉海、只是沒有人出來說半句公平話、區區怒火中燒、再也忍不住了、所以大膽來越俎代庖、痛痛快快的說一下、

「五卅案」是中國人的一件恥辱、南京路上死了許多有志青年、淌了許多熱血、多麼傷心啊、營葬烈士的遺骸、昭揚他們的烈蹟、那是何等悲痛的一件事、凡爲中國人者、那一個不該憑着良心去贊助這事的工作、乃竟有工程舞弊發生、這豈非很重大很重大的案件嗎、

成燮春等是否舞弊、一定要在最短時期內、由民衆督促官廳澈查問底細、如果確有其事、那便是成燮春等天良喪盡、罪該萬死、應該把他們拖到烈士靈前、千刀萬剮、斫成肉泥、把他們的財產充做營公墓的經費、墓成之後、再造成他們的鐵像跪在墓前、因爲他們是害羣之馬、塲盡中國同胞臉子的猪狗、非此不足以警戒後人、

倘若此案全屬子虛、那麼告發人劉士琦等便該受以上的處罰、總之、此案不能含糊、不能遲緩、讓作惡的人從容佈置、仗了財勢、使任何一方面寃沉海底、同胞、莫再躊躇、快起來高呼啊、（懷珊）

馮六受騙記

（微波生自津寄）

南海馮六先生、固一赫赫有名之小說家也、茲記其受騙事、頗趣亦殊秘、絕非外人所道及者、記者係聞諸於設騙局中之人言也、故知之詳、北方之文壇、素有古板古腔之稱、且多馬馬虎虎、毫不精意振作、故呈奄奄待斃之象、今夏北京某日報有附刊、內容純仿海品、然係每日刊行者、取稿既嚴、印刷又精、故一時大有異軍突起、滿城風雨之概、然未經幾何時、即一變而成現在之糟不堪言之狀矣、其故安在、緣該報出版伊始、爲求佳稿計、輒以多酬稿費爲號召、一時投稿者、不知其有詐、遂風起雲湧、相繼而來、如馮六先生、亦該報一選稿之健將也、爲文當署南海老人、一月之間、選稿不下十餘篇之多、會與該館主事者言明、每篇不論長短、均以一元五角計、比至月終結賬時、馮君應得稿費大洋三十二元、旋即由該館編輯部發給馮君一收據、請其自到該館會計部領取、當時馮君視收據上之數目、不覺大詫、蓋上僅書稿費洋二元也、馮君以爲一時筆誤、比至質問、[illegible]糊口也、以館費不豐對、馮至是乃大悟、一笑爲罷、然對此騙局、亦無可奈何、怒極祇得當塲將收據一剪兩斷、曰、你我各得其一、以留作貴社稿之紀念可耳、至於酬金二元、[illegible]不敢收受、因我尚不致等斯兩元[illegible]、言訖憤憤出、該館編輯亦毫不在意也、嗣後凡有[illegible]報館之稿、該社輒以此法對付、故投稿健將如林白山人、陳綠槎、許索隱諸君、多因此故與該社完全脫離關係矣、

小報界中之三隻猪玀

（小老官）

▲一隻包天笑　▲一隻駱無涯　▲一隻嚴芙孫

上期本報登着一篇叫做『殺猪玀』、這殺猪玀是流氓的切口、白相人的行語、他的大意、畢業生已經詳細表明、也不要在下來講釋了、畢業生說『我們小報界裏已有二人做過猪玀』、據在下所知、還遺落了一隻、這隻是誰、且看下文、

譚老板唱得好、提起此馬來頭大、現在這位做過猪玀的人、來頭也不小、你道是誰、喏、就是那現任上海日報的編輯、大名鼎鼎小說家天牛嚴芙孫、嚴老板是只天牛、怎會變成猪玀呢、諸位不信、請看最近幾期的上海日報上、不是登着一篇叫做『天牛遇着地龍』嗎、這天牛就是嚴老板、內中說是有一夜嚴老板公畢返家、途中遇着強盜、要想實行他殺猪玀的方法、後來總算幸運、遇着一個熟人、把強盜嚇跑了、這次嚴老板雖沒損失、但是虛驚已吃、猪玀也做了、既有包天笑駱無涯、而加上了這牛而兼猪的嚴芙孫、不是恰巧三隻猪玀嗎、

萬里紅老六墮落（上）

（游鶴生）

海上繁華、甲于全國、而青年男女、墮入陷阱、不克自拔、亦較他處爲甚、茲篇所記福祥里萬里紅老六即其一也、老六名玉英、不詳其姓、少失怙、依叔而居、姊妹三人、英最小、而聰慧過乃姊、肄業滬西某女學、每試輒冠其曹、戚友交譽、均目爲不櫛進士、乃叔亦寵愛逾諸姊、玉英恃寵而驕、凡遇假日、輒偕二三女友、徜徉於大千世界、游戲塲本爲萬惡之藪、耳濡目染、无非淫娃浪子、即閱世稍深者、身入其間、亦嘗魂迷色消、况以未經世故情竇初開之小女子乎、初玉英有友方女士者、三點之流亞也、與英頗莫逆、出入必偕、方有情人某甲、貌頗白皙、風度翩翩、有衛玠之目、玉英由方之介紹而識某甲、某甲一見玉英、驚爲天人、而玉英亦脈脈含情、某甲見有機可乘、於是百般勾引、未幾[illegible]、於是旅館劇塲時有雙雙儷影、事聞於方、醋海風起、大興問罪之師、玉英直認不諱、謂戀愛自由、汝何人斯、而橫加干涉、方大憤、力圖報復、滬致書於其叔、陳玉英種種不端事、會其叔亦微聞其事、苦无證據、得書怒詰玉英、玉英知罪狀已露、頗難諱辨、俯首无詞、叔以有辱門楣、遏使離居、

於是玉英乃與某甲同居於橫浜之路、初頗相安、情好亦篤、玉英私蓄稍慰、无如某甲固一登徒子、得新棄舊、是其慣技、未三月、即棄之如敝屣、效黃鶴之杳然、一去而不復返矣、

油面記

（鄭郎）

上海有一隻很有名的女學校、和一間男學校比隣而居、兩校的操塲、祇隔着一道竹籬、女學校的學生、在下課時候、多在操塲裏、或是散步、或是作種種運動、男生也在這個時候下課、一般學生都好像成了習慣似的、總要到操塲裏、從籬隙裏去偷看女學生、雖然可望而不可接、眼福總可以享了、新近男學校的一帶籬色、敷上了一層桐油、那天下課的時候、一般學生仍舊去幹那老功課、到籬色隙裏去張望、臉貼着籬色上、偷看得很是起勁、已經忘記着籬色上有油、并那油的氣味也不覺着了、看了好一會、聽得上課鈴響了、慌忙回到課堂裏、那位教員已經立在講台上了、大家靜悄沒聲的坐了下來、教員對學生一看、却嚇了一跳、原來一般學生臉上都有一條條的黃色油痕、油光滿面、他想奇了、他們不敷白玉霜、却敷起油來了、便開口問道、你們在做什麼、臉上都弄得不三不四、學生聽了、呆了一呆、牽手在臉上一摸、方始曉得敷上油了、大家你望我、我望你、不由得敷滿黃色桐油的臉兒上、泛起赤化來了、教員起初奇怪、後來想着籬色上新近敷着桐油、便就知道其所以了、想了一想、對學生們說道、你們好好讀書、等到畢了業、我來替你們做介紹人、說着笑了一笑、學生們的面部、却愈顯赤化了、

謝鴻勲來了

（枕戀自錫寄）

讀書見此標題、將訝予爲頹唐、謝之死耗、明已遍傳國中、係受創而死、爲期將月餘、骨肉亦定腐爛無完、况不久尚有衆目睽睽之大出喪經滬人之目、然則鳥得未死、豈亦如夏超之含有神秘耶、予曰、否、蓋予所述之謝鴻勲、非名震全國之第四師長謝鴻勲其人、係一名僅一鄉之貧苦教員與予同鄉之謝鴻勲也、現掌教於崑山某小學、與予爲總角交、當彼題此名時、尚不聞有此赫赫有名之第四師長謝鴻勲與彼同名、至今亦懶得更換、嘗謂我豈願爲一武人而更名、各名其名可耳、今聞此赫赫有名之謝鴻勲已死、而一清苦教員之謝鴻勲固無恙、恐以同名故、引起彼親友之誤會、特書此以告彼之親友、併使讀者可知世間尚有一謝鴻勲在也、

馬路電報

□杭州畫家胡亞光氏、現已來滬、寓哈同路民厚里四三七號云、（克羅克）

□北京大戲院、現已運到范朋克之傑作『月宮寶盒』、定於下星期起開映、售價並不增加、（克羅克）

□介紹　南京路廿二號中國攝影書報館、近新出『萬利秘訣』一書、內容詳述致富捷徑之辦法及理由、函索附郵四分、並有其他贈品、（珊）

統一旅社

九折優待券

優點緣起

本旅社指定英界六馬路福中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illegible]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鄰石路還迺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illegible]南北稱利極副旅行之便以供社會歡迎內容陳設優美器具[illegible]每間房內製電鈴電爐電扇可稱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illegible]用雜物文具等皆由旅客隨時携用應有盡有無美不備並[illegible]以備紳商各界喜慶禮堂不時之需雇有工役雜差等人[illegible]喜慶隨時差遣茶房奉侍週到使喚靈便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統一旅社主人謹啟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慈善救濟會籌募游民工廠基金乙種債券還本十二月十三日開籤

接吻記

記者曰、接吻小事、我人日常所見、何足云奇、或自身所經歷、司空見慣、更不足論矣、雖然、余之所見、異於尋常、可作獨幕劇觀、烏可不記、公餘有暇、錄之以博讀者一粲云爾、

某日午后、記者行經江西路、見一女郎、年可十八九、真如洛神賦所云、穠纖得衷、修短合度、延頸秀項、皓質呈露、其容貌之美、不言可知矣、冠一西式帽、帽際嵌以孔雀毛及各色小花、髮作黎妹妹式、長裙曳地、華履旗服、頸間圍一白色絲巾、臂上挽一斗蓬、手提皮袋、儼然交際之花、不知誰家千金、有頃、女郎啟皮袋、出一小盒、盒中滿儲脂粉、且行且撲、蓋女郎汗涔漸溢、所以吸取汗汁也、而不知於一剎那、竟與路旁之電桿木、行一最親愛之接吻禮、女郎一驚、手中之盒、不覺墜地、觀者如堵、香粉四濺、狼藉地上、時十八路無軌電車、適駐駛於此、女郎乃拾盒登車、悻悻而去、余見其面、彷彿已現桃花色矣、暮途閉、記者亦停筆而退、（不倚編輯室主）

□來函照登□

閱貴報連期有『菊盦』與『健筆』二君之文字、原因爲『海上陽秋』報與潘雪豔而起、歸根結底、其罪當在施小舟君、無何、某日上海花報陳劍農至小日報館訪夢雲、旁坐有施君、復不知施君謂無所謂、乃謂潘雪豔也有機關報、劍農好奇心起、詢之切、爰指『海上陽秋』言、陳歸而記斯事、刊於二十八號上海花報、僕見報後即作變相更正式之文字寄[illegible]該報、名之曰（海上陽秋始末記）、[illegible]與卓愚君與王時彥意見不合、想出辯與潘伶絲毫不涉、且僕客滬七八年、從未涉足大世界、因上海之遊[illegible]諸陳劍農處、是否其然、不得而知、戲塲、以淫穢邪道之變相也、去[illegible]、再有八元之交際費、僕與二三知[illegible]當即獲陳君諒解、來函言更正與[illegible]已固嘗言及、但均有歷支費用、與[illegible]之價值有限、他日當另闢非之是非、王君毫無軒輊、未悉怎被上海花[illegible]、詛王時彥君亦有函去、強詞厲話、乃有該文之刊、『菊盦』並在貴報、務必更正道歉、否則訴諸公堂等語、紀詳之紀詳中謂僕非無肚臍子之好[illegible]人、不數日在握手言歡時、經僕追詢、亦無以答其所然、要知菊兄乃舊雨、健筆時彥胥新交、處此之下、僕雅不願開罪於任何方面、他人之誹我罪我、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並有告菊兄者、前日何一別杳然、無任馳系、有暇請答佳音、第惜我瀛洲先生、以貴報可貴之篇幅、供吾曹作筆墨之戰塲、似甚爲之惜、但今菊兄一句末煞、謂僕爲出王君之氣而作始末記、則也有機關報文從何起、其然、豈其然、（下略）（吳卓愚）（記者按、以上均照原函刊錄、不增不刪）

楊耀卿死後之遺產案

（春光園主自金台寄）

今有土富楊耀卿、以販土及經營紗洋油等物起家、生前無子嗣、僅一螟蛉、亦已葬身火窟、死後復未立遺囑、致起爭產風潮、初僅二人、今則更有楊富與者、亦函而起訴、遺產制之爲毒、亦云烈矣、楊爲武進懷北鄉人、初來金台、僅有資本千餘金、某年因營業失敗、幾致一蹶不振、後得某君之助、始克重整門面、時金台業土者、僅楊一家、而金台又爲水陸交通之鉅鎮、積土沈溺於黑籍中者、復如恒河沙數、難以屈指計、故楊不數年間、坐收鉅利、遂一發而不可復遏、成爲金台首富、莫之與京、乃漸思及子嗣、娶妾以爲生子計、詎年老精衰、雖獲良沃、竟同石田、每見人家兒女成行、未嘗不泫然泣下也、今者楊氏作古、族中覬覦遺產者、遂各延律師、興詞起訟、糾纏未已、事之離奇、孰有逾於此者乎、

護花客應改名護星客

（菊盦）

專撰花稿的護花客、誰不知是個花界的包探、小報界的健將、他既是護花客、怎麼要叫他改護星客呢、諸位不要心急、其中自有道理、花花世界第三期、不是有一篇吳素馨買秘訣的稿子嗎、本來是吳素馨買秘、下面再排上『訣』字、原來天機洩漏生原稿却是吳素馨買秘、護花客看了題目、覺得讀起來不大好聽、又恐怕得罪了吳女士、於是便底下加上一個『訣』字、不過護花客的花花世界上得罪名花稿子極多、護花客毫無憐惜之意、這樣看來、護花客已經有名無實了、天機洩漏生得罪了吳素馨、他便連忙護保、護花客不護花而護星、那末豈不是應該改名護星客嗎、護花哥哥、小弟和你開玩笑、你可不要生氣、待我在這裏行一個脫帽禮吧、

馬路電報

□新劇家金玉如劉一新、前晚幾被殺猪玀者所殺、後費設計脫險方法、下期再告、（小偵）

□聲明□上期護花客之雪翠老三的客人一篇、茲據當事人來函、謂全非事實、特爲聲明、

某旅社鬧鬼記

（補天廣海樓主）

去年華大飯店開幕沒有幾時、就鬧了幾回鬼、只嚇得一般外國堂倌、屁滾尿流、後來大班從香港回來、一看勿是生意經、就請了許多羽士、在舞廳上大做道塲、果然符籙有靈、從此以後、鬼跡全無、聽說近來某大旅社也時常鬧鬼、所以下層的房間、時常空落落的沒人居、有一天晚上、某號堂倌、已經公事多做舒齊了、正要想到大廳上去安睡、踏進門口、忽然看見一個紙紮灰色面孔的男子、穿了一身半新不舊的袍褂、坐在椅上動也不動、起先當他是同事、後來連叫了幾聲、一應也不應、走上前一看、忽然影蹤全無、這一嚇、只嚇得那個堂倌、三魂七魄都出竅了、高聲大嚷起來、據說以後時常鬼出現、到現在見不一見了、我看、乘現在張天師在上海落魄的時候、何不請他去大施法力、把幾個鬼都捉掉了、話不定張天師還可以特別大減價、揭他一次便宜貨哩、

多才多藝的菱清

（小老官）

上海灘上、稍爲在社會上走動的、那個不曉得有這們一個多才多藝的女相士菱清、爲什麼叫他多才多藝呢、因爲他實在能幹、又會看相、又會[illegible]什麼桃花運呀、叫得爛熟、他又會繪畫、又會寫字、又會做文章、又會拍影戲、別說沒有女子能比得過他、就是我們男子對之、也有愧色、最近他又做了一本書、叫做什麼『相術秘密大寫真』、雖然不是他自己親筆做的、但是究竟是他自己從腦子裏挖出來的、這樣一來、菱清不是又成了一個女著作家了嗎、可是現在話又說回來、菱清既然要做一個名滿天下的女著作家、隨便什麼書、都可以做、何必要自己來拆穿自家的西洋鏡、宣布相術中的秘密呢、或者說、這裏面或有其他別的原因、那却非下官所得知的了、如其諸位真要窺其內容、那可等那書出版後去買一本來看看好了、（喂、菱清女士、下官在這裏替你登義務廣告、倘若這本書的銷路好、你可要謝謝我呢、哈哈、過得巴也、）

偵探栽贓之可殺

（伯超自常寄）

友人某君言、有某甲者、將赴某[illegible]有某某、輾轉託其攜帶一函、並附番佛二尊、甲置函手篋中、車行[illegible]、啓篋取物見信、忽心有所觸、拆視之、則赫然一紙民黨委任狀也、大駭、立碎書狀擲窗外、作蝴蝶片片舞飛去、而沒其金、及到站、[illegible]下車、軍警蜂集、搜查獨嚴、良久一無所獲、乃惘惘散、始悟[illegible]彼此皆有預約、特作此以陷之、而爲邀功計、但甲自念與個中別無[illegible]隙、何竟至是、百思不得其解、然亦險矣、

食物學講義（四）

（碌碌生）

照以上的這種麵館、上海也不知多少、要憑區區來說、那一家的東西好、那一家的東西不好、却沒有這資格、不過上海人所都曉得的、大衆都贊成的、要算四馬路、振華旅館對面的西泰和了、這西泰和的東西、實在真正不錯、區區早晨的吃點心、終是到西泰和、除了這西泰和之外、就沒有好的了嗎、話却不是這樣說法、像靑蓮閣對過的近水台、他們的東西、也很不錯、不過近水台的牌子、沒有西泰和的老、吃三鮮麵、火鷄麵、划水麵、一定要到徽館裏去、惟有這蹄子麵、本來也是徽館裏的出品、却沒有三馬路老半齋的好了、三馬路老半齋、最有名的、就算那一碗鹹菜蹄子麵了、他們的蹄子麵、實在真不錯、每碗大洋一角、錯不多飯量小一點的人、這一碗麵、也吃不下去、油水又是足、麵又是多、算起來真正便宜、憑他們的夥計說、他們的買這蹄子麵、並不賺錢、乃是蝕本生意、至於羊肉麵館、上海也不少、不過沒有像蘇錫幫的麵館多就是了、吃羊肉麵、最相宜、要算冬天、多天吃羊肉、能夠滋補身體呢、